

无锡华氏家族与嘉靖文坛*

查清华

内容提要 嘉靖年间,无锡华氏人才辈出,形成特殊的家族文学群体。该群体在家族内部的人文熏陶中习得家世传统,在与无锡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文士的交流中接受地方经验,在与“唐宋派”和“后七子”领袖人物的交谊中平视文坛主流,并获得超越区域的影响力。他们的文学作品带有家族传统和地域文化特色,也烙上嘉靖文坛的时代印记,成为明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关键词 华氏家族 江南文化 嘉靖文坛

“后七子”领袖王世贞称:“江表甲族推华氏,华之衣履冠盖遍天下。”^① 无锡华氏历史悠久,家族文化深厚。华氏祖先远可溯至春秋宋戴公,东晋华宝以孝显,历十八世传至华荣,居汴仕宋。宋高宗南渡,承事郎华原泉护驾南迁,居于锡之隆亭。明人袁长尼曰:无锡华氏“逮入国朝,益昌以炽……其从事于文学者,袭儒衣冠,率尝百人”^②。嘉靖前后,无锡华氏人才辈出,或擅于诗文,或博学明经,或精于鉴赏,多有文集行世。据清代华嘉植《华氏文献略》所记,活动于嘉靖年间的无锡华氏文士的诗文集多达四十余种^③。他们彼此谈诗论文,亦亲亦友,形成一个家族文学群体。该群体与无锡、江南乃至整个嘉靖文坛主要文士交往密切,成为多个文学圈属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—

无锡华氏家族文士众多,兹以嘉靖年间最为活跃的几个家庭为例,考察其家族文化的基本特征。

华氏通八支之华麟祥(1464—1542),字时桢,因善于经营,家资富饶,“喜从事书翰,规模苏氏,暇则据案临仿,自谓有得。或书陶、杜诗,风檐展咏,悠然自适”^④。子云(1488—1560),字从龙,有《勾吴集》等。华云长子复初、四子复元亦有文名。

通四支之华瑾(1473—1549),字企容,雅好读书,尤研精史学^⑤。子察(1497—1574),字子潜,号鸿山,以《岩居稿》名世。华察次子仲亨(1539—1599),字起光,与王世贞、汪道昆、屠隆、王

* 本文为上海市高校高峰学科“中国语言文学”建设规划成果。

① 王世贞《弇州续稿》卷四六《湖西草堂诗集序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,第1282册,第606页。

② 袁长尼《华氏传芳集序》,许同莘《华氏谱略》卷首,《无锡文库》(第3辑),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,第2页。

③ 参见华嘉植辑《华氏文献略》,《无锡文库》(第3辑),第661—663页。

④ 文徵明著,周道振辑校《文徵明集》补辑卷三二《有明华都事碑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,下册,第1577—1578页。

⑤ 参见茅瓚《封奉政大夫兵部郎中一桂华公墓志铭》,华察辑《华氏传芳续集》卷一六,《无锡文库》(第3辑),第213页。

稚登等共举“南屏社”^①，有《内翰集》、《清源集》等；季子叔阳（1547—1575），字起龙，王世贞婿，有《华礼部集》。

通四支华恩（1467—1543），字承之，为古文辞，务以理胜，不尚浮靡^②。长子吴钦，精易数。吴钦子渐逵著《湖西草堂集》、《杜律训解》等。华恩三子舜钦（1499—1568），字叔俞，少善为文，有声乡校^③。舜钦子启直（1533—1597），字礼成，有《华豫庵先生集》，申时行称其“文藻蔚发”^④。华恩四子文钦（1502—1571），字季诚，为诗冲雅，有《锄隙稿》。

通四支华基（1465—1517），字允成，文徵明称其“性喜文，居常诗礼自饰，或亦游情篇翰”^⑤，有《肯斋遗稿》。子钥（1494—1539），字德启，有《胜游集》、《水西居士集》等^⑥。时人称其“文章精健，叙事亹亹明贍，如与人对话，古诗似魏晋，律似杜，书法似虞、柳”^⑦。钥子泮，字晋斋，文学韩、欧，有《晋斋文集》^⑧。

通四支华德（1441—1516），字文润，“晚喜为诗，日延诸名流与相从容啸咏”^⑨，著《折须集》。子从智（1461—1542），字允贞，有《余山百咏》。从智子金（1479—1556），字子宣，有《少微堂稿》^⑩。

东林党领袖无锡人高攀龙云：“吾邑惟华氏族最大，他族不得望焉。自赵宋来，古墓之存、子孙能世守者，惟华氏；世有素封，科第相望不绝，无乍兴乍败灭没无余者，惟华氏；谱牒明，子孙析处他郡邑，皆知所根蒂，惟华氏。其人多敦宗盟，重祭祀，有古世家风。”^⑪的确，无锡华氏不仅文士众多，且家族文化根深叶茂。要言之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。

第一，存录文献，传承家风。元朝时，华晞颜即着手采编家族史料《华氏传芳集》，未竟而卒，及华棕韡（1341—1397）得以续成。此后华兴叔、华兴定、华守方、华守正、华守吉、华德等人陆续增益，历数代而竣。至华察，又编纂《华氏家乘》、《华氏续传芳集》、《华氏先贤像记》等。华文甫甚至编有本支传芳集，专门辑录华氏通四支史料。编撰上述家族文献，主要是为了存录本宗历代贤达的德行、文章，以延续家法，垂范后人。对此，民国学者许同莘感慨：“余论谱牒，以为故家大族历久而不替者，必有维系一族之精神。观于华氏，世世耕读相传，其积基树本，非有高远难行之事，而发于文章，见于事业，乃炳炳麟麟若是。”^⑫

第二，崇尚艺文，雅好博古。华察七世祖华幼武笃志问学，喜吟咏，著有《黄杨集》；六世祖华棕韡尤精于《易》，曾辑录古代礼仪及嘉言美德为《虑得集》；五世祖华兴定著有《乐农窝集》；华云五世祖华景安著有《绿筠窝集》；华启直高祖华宗康著《鹅湖集》、《三省集》；华基父华炯著《南湖集》，炯弟焮著《东郊集》，炯从兄滋著《希尹集》。他如华昶《双梧集》、华治隆《螭塘集》、华汝砺

① 参见卓明卿《南屏社记》卷三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齐鲁书社1997年版，集部第158册，第158页。

② 参见华察《族叔祖愚坦府君墓志铭》，《华氏传芳续集》卷一五，《无锡文库》（第3辑），第201页。

③ 参见严訥《明瑞州府刺史余溪华公墓志铭》，《华氏传芳续集》卷一六，《无锡文库》（第3辑），第224页。

④ 申时行《赐闲堂集》卷二八《亚中大夫四川布政使右参政华公墓志铭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集部第134册，第587页。

⑤ 《文徵明集》补辑卷三二《明赠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华公碑》，下册，第1575页。

⑥ 参见周有壬《梁溪文钞》卷八，民国三年（1914）游艺斋木活字本，第18a页。

⑦ 郑晓《郑端简公文集》卷五《华职方传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集部第85册，第231页。

⑧ 参见华渚《勾吴华氏本书》卷三〇，上海图书馆藏清刻残本，第40a页。

⑨ 陆燾《西野华府君墓表》，《华氏传芳续集》卷一五，《无锡文库》（第3辑），第190页。

⑩ 参见《文徵明集》补辑卷三一《中顺大夫嵩峰华公志略》，下册，第1563页。

⑪ 高攀龙《华氏重修族谱序》，《勾吴华氏本书》前卷，第30a页。

⑫ 许同莘《无锡华氏谱跋》，《华氏谱略》卷首，《无锡文库》（第3辑），第2页。

《昆源集》、华后承《烟霞集》、华徵献《大椿居诗稿》、华文甫《西桥德藻集》等，皆彬彬称盛。华仲亨曾回忆，其父华察对子女“督课甚严”，这使华叔阳十余岁即笃嗜古文词，登第为官后顿感失落，竟大叹：“丈夫不能濡毫风池，赞当代弘文之化，独不可驰神艺苑，为后世不朽计耶！”^①此种家风，影响延及孙辈，如仲亨长子师周，著《澹斋集》；次子师召，有《玩世斋集》。又如华尧钦，其孙善继著《孟达诗稿》、《折腰漫草》，善述著《被褐集》、《萧萧斋诗稿》；善继孙日跻著《问秋诗集》，日赞著《歇庵诗集》；善述子宅殷著《武陵玉如子草》，学殷著《简斋诗集》；善述孙天章著《容庵诗稿》，彦章著《坦庵集》，章庆著《九龙山人集》，奇章著《永言集》；奇章子恩霏有《留读斋文集》，恩霏子书升有《闲吟草》……风雅绵绵，瓜瓞不绝。无锡华氏亦有尚古好艺家风，华基从叔华燧（1438—1513），弘治间首创铜活字印书，极大地促进了文学典籍的传播。华谨从叔华理（1438—1514），“性好古”，“家有尚古楼，凡冠履盘盂几榻拟制古人，尤好古法书、名画、鼎彝之属”^②。后辈华云、华夏等，承续此一家风。华云之“真休园”即以收藏法书、名画、古物见称于世。华夏（1494—1567）建“真赏斋”，藏三代鼎彝及魏晋以来金石缣素^③。良好的文化素养，对文学创作大有裨益。

第三，文教熙洽，交相淬砺。一是长辈对晚辈的身教言传。如华察曾祖父华守吉著《经史格言》、《鉴古要论》以教子孙；华察父华瑾“惇学训子，日延四方名士与居，丰其馆谷，令极意”^④；华基“述先德，为家范以式子孙，建世德堂而为之训，皆身服而式之”^⑤，并著《庭诫》十二篇；华恩“生平笃于教子”^⑥；华钦“教子若孙，亦惟道以义方，未始督过”^⑦。这样的家教使“诸孙群众，被服儒术，彬彬继起，遂隐然为文献之族”^⑧。二是同辈之间更相砥砺。如尧钦、舜钦兄弟，少时在华察家念私塾，彼此“解衣推食，意气相期”，“实相丽泽，有切磋之义”；华察与从弟华金“进则同朝，退则同里。清白之风，互相砥砺”^⑨。这种家风让华氏文士获得良好的文化熏陶，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因素。

在共同的家族文化滋养下，嘉靖时期华氏族人之间切磋砥砺，交往唱和。华氏文集中，留下众多这样的酬唱文字。华察《岩居稿》中写给族兄华云的诗即有十多首，记录了他们觥觥话旧、谈文论理、系怀家国的神情意态。无锡博物院藏《九日斋居》册，内收华云、华察、华复初、华复诚、华之充、华之方等人倡和诗手书真迹。诗前华云序曰：

余己未九日病疡，卧斋中者兼旬矣。追胜龙山，怀游惠麓，乃命儿辈榻前小酌，孙侍焉。限十韵，各赋长律，于以写怀记事，庶几东坡所谓博弈饮酒非闺门之欢，而文之得于感触者非勉强也。景以物迁，情随事改，不出户庭，形神俱畅，其亦栖迟，固多娱之云乎！^⑩

足不出户，犹形神俱畅；大渐弥留，仍风雅昭昭。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）重阳节，七十一岁的华云已卧病二十余日，子孙侍榻，周天球、华察等前来探望。华云倡议各赋长律，兴酣笔落，先成五律十韵；众人依韵而和，竟就长律数篇。华察诗感从兄“畏病寒容早，耽诗秋思清”。病榻前的这次文学雅聚，足见华氏家风，让人感叹不已。

① 华仲亨《〈华礼部集〉跋》，华叔阳《华礼部集》卷首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集部第150册，第3页。

② 《文徵明集》卷二七《华尚古小传》，上册，第643页。

③ 参见秦湘业等《无锡金匱县志》卷二二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等1991年版，第24册，第357页。

④ 《封奉政大夫兵部郎中一桂华公墓志铭》，《华氏传芳续集》卷一六，《无锡文库》（第3辑），第213页。

⑤ 《文徵明集》补辑卷三二《明赠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华公碑》，下册，第1575页。

⑥ 《族叔祖愚坦府君墓志铭》，《华氏传芳续集》卷一五，《无锡文库》（第3辑），第202页。

⑦ 《文徵明集》补辑卷三一《华府君墓志铭》，下册，第1555页。

⑧ 《文徵明集》补辑卷三二《有明华都事碑》，下册，第1578页。

⑨ 华察《祭文》，《华氏传芳续集》卷一七，《无锡文库》（第3辑），第225、230页。

⑩ 华云《九日斋居诗序》，《九日斋居》卷首，无锡博物院藏本，第1页。

亲属之文风对家族文士亦有影响,如华察次子仲亨“喜为诗,绵邈冲雅,有《岩居稿》风”^①;季子叔阳“所作五言颇有父风,七言则词调朗畅,兼涉太仓流派,其以诗部、文部分卷,亦仿世贞《四部稿》式也”^②,五言承续乃父,七言兼及岳翁,甚至诗文集编排方式亦循循步武。深厚的家族文化传统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,这使无锡华氏在显性和隐性层面均形成家族文学的繁盛气象。

二

无锡华氏文人在家族内表现活跃,同时与外界保持着密切交往,具有开放性特征。这首先表现为他们与无锡本地文人的交流互动,并由此融入本土文学群体之中。在嘉靖时期无锡文人群体中,影响最大者当属“锡山四友”和碧山吟社。

“锡山四友”指活跃于嘉靖年间的无锡人华察、施渐、姚咨和王懋明。称名最早见于《列朝诗集小传·王山人懋明》:“同时有姚咨者,字舜咨,隐居锡山,教授乡里,与仅初俱客于学士,日相倡和。时以子潜、仅初、舜咨及施子羽为‘锡山四友’。”^③此后,《静志居诗话》亦称:“子羽、仅初、舜咨与华子潜酬和,时号‘锡山四友’。三君皆非华敌,子羽差优。”^④无论钱谦益列华察于“四友”之首,抑或朱彝尊称“三君皆非华敌”,都显示华察的文学地位在其他三人之上。

“锡山四友”中,与华察交谊颇深且诗歌成就较为显著者当数施渐。施渐(1496—1556),字子羽,岁贡生,授海盐县丞,有《武陵集》。其诗清幽闲远,追踪王、孟。施渐赴海盐任,华察有诗相赠,诗中对好友充满期待,冀其“知要”、“适志”^⑤。施渐在答诗中向华察道出厌弃官宦、向往山居之情^⑥。施渐归老蠡川田舍,与华察交往益密,经常一起谈文论道,享受远离尘嚣的清静闲适。华察山居期间,施渐等人屡屡来访,并赋诗抒写彼此情谊与共同志趣:“故人能惠好,载酒一论文。”^⑦嘉靖三十五年(1556),施渐去世,华察与王懋明拜祭,作《冬日与仅初谒子羽墓》:“昔日山中同送君,幽丛桂何飏飏。只今惟有松楸在,苍茫落照生愁云。惆怅别时能有几,三人已是一人死。世上交游安足多,丈夫从来贵知己。”^⑧抚今悼昔,怆然悲鸣。

姚咨(1502—1573?),字舜咨,隐居乡间,教授私塾,以诗为乐,有《潜坤集》。华察诗云:“空山秋雨霁,载酒一从君。”^⑨姚咨和曰:“委巷寡俦侣,相携独有君。”^⑩可见二人相契之深。

王懋明,字仅初。华察《岩居稿》有二十余首与王懋明的唱和诗,王懋明亦有诗作记录与华察的深挚交谊^⑪。嘉靖三十五年(1556),王懋明刻印华察诗集《岩居稿》,亦可见两人情谊非凡。

① 《华氏传芳集》卷六《中翰芝台华公志略》,《无锡文库》(第3辑),第419页。

② 永瑒等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七九《〈华礼部集〉提要》,中华书局1995年版,下册,第1610页。

③ 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丁集上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,下册,第400页。

④ 朱彝尊著,黄君坦校点《静志居诗话》卷一四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,上册,第410页。

⑤ 《岩居稿》卷一《送施少府子羽之海盐》,明嘉靖四十三年(1564)王其勤刻本,第11a页。下文所引《岩居稿》诗文,凡据此本者不复注明版本。

⑥ 参见施渐《武陵诗选》卷四《出京后寄酬华学士》,明嘉靖三十六年(1557)王其勤刻本,第8b页。

⑦ 《岩居稿》卷五《雪中施子羽见过》,第1a页。

⑧ 《岩居稿》卷二《冬日与仅初谒子羽墓》,第5a页。

⑨ 《岩居稿》卷三《秋初雨后同姚山人山行》,第20b页。

⑩ 姚咨《秋日山行次学士公韵》,《岩居稿》卷三,第20b页。

⑪ 参见王懋明《同鸿山公过思闲草堂》、《同鸿山公游吴尚宝水云居》,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丁集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8册,第4152、4155页。

华云与“锡山四友”也颇为契合。华云、施渐互有诗歌酬唱^①。姚咨则有《补庵郎中生日赋真休园寿之》、《鸿山学士携酒过补庵秋官赏玉兰席上漫赋》、《秋日过绿萝庵访复上人》等作记录与华云遁迹山水、长相来往的情景^②。

无锡碧山吟社声名彰著，在明代三度兴废，其中又以嘉靖年间重建时规模最大。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）至三十四年，碧山吟社重建。华察、华云也参与其中，并由此加强与当地文人的互动交流。

社中年齿最尊者是秦瀚（1493—1566），有《从川吟稿》、《岩栖集》等。因碧山吟社乃其先祖秦旭肇举，秦瀚锐志修复，倡议乡贤出资将旧址赎回^③。然此间无锡屡遭倭患，吟社活动时常中止。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十八日，由莫问发起聚会，华云作《八月十八夜》以记^④，华察《秋日社会次比部兄韵》步韵唱和^⑤，秦瀚亦有诗为和^⑥。

碧山吟社重建的另一位功臣王瑛，有《王侍御集》。欧大任称：“嘉靖间，锡山有华云、华察、王问三先生与御史咸蚤退而学各传。”^⑦吟社重建之时，王瑛作《上巳日山中秋会》^⑧，华察有诗和曰：“林壑独专方外胜，烟霞同结静中缘。莫言尘劫俱销歇，惟有真无得自全。”^⑨他们不仅赋诗聚谈，亦且感通默会：处身林壑，结缘烟霞，高蹈绝尘，返璞归真。

欧大任提及的王问（1497—1576），系邵宝门生。顾起纶《国雅品》称王问“特受知于华学士公，公为艺林宗匠，多与倡和”^⑩。华察有诗盛赞王问修身养生、游心书画的闲情逸致^⑪。王问赠华察诗云：“一自归来二十年，与君同住五湖烟。相期问道青山馆，几度回舟绿水前。”^⑫

碧山吟社重要成员顾可久（1485—1561），正德九年（1514）进士，官至广州按察司副使，有《洞阳诗集》。华云《勾吴集》有诗记述与顾可久的交谊^⑬。顾可久亦有诗描述与华云诸人欢会之场景^⑭；《答华比部》一诗叙及与华云自幼相知，“束发好余即同调，振衣睥世常周旋”，期盼“时将啸咏共来还”^⑮。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）冬，华察访顾可久，有“秉烛中宵诂忍分”^⑯之句，显出两人畅

① 参见华云《勾吴集》卷二《和施子羽题蜜西施菊》、《子羽调桃源忆故人见寄和之》，明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无锡华之充刻本，第1b页。《武陵诗选》卷三《再和补庵新正三日同往山中值洞阳宪副二首》，第17a页；《武陵诗选》卷四《华补庵石埠山居次韵二首》，第6b页。

② 俞宪《盛明百家诗·姚山人集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集部第306册，第395、397、404页。

③ 参见顾光旭《梁溪诗钞》卷六《秦封公瀚》，《无锡文库》（第4辑），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139页。

④ 《勾吴集》卷五，第2a页。

⑤ 《岩居稿》卷三，第28b—29a页。

⑥ 参见秦瀚《迁泉八月十八日举碧山社会和华补庵韵》，秦毓钧《秦氏三府君集·从川诗集》卷上，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味经堂木活字本，第6a页。

⑦ 欧大任《监察御史王公瑛传》，焦竑《国朝献征录》卷六五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528册，第617页。

⑧ 谈修《惠山古今考》卷九，明万历刻本，第26a页。

⑨ 《岩居稿》卷四《复碧山吟社和王侍御韵二首》（其二），第2b页。

⑩ 顾起纶《国雅品》，丁福保辑《历代诗话续编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下册，第1111页。

⑪ 参见《岩居稿》卷三《怀王金宪》，第17a页。

⑫ 王问《王仲山先生诗选》卷七《写莲花寄赠华鸿山太史》，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》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777册，第1836页。

⑬ 《勾吴集》卷五《顾洞阳别业密迓菰川曹梅村命觞病不能赴赋此为谢》、《酬顾洞阳》，第4b—5a页。

⑭ 顾可久《清溪庄遗集》卷一《正月三日山中逢补庵、迁泉班荆赏会作》、《十月十四日宴补庵西园作》，民国八年（1919）勤斯堂铅印本，第39b、43b页。

⑮ 《清溪庄遗集》卷一《答华比部》，第46a页。

⑯ 《岩居稿》卷二《雪夜访宪副兄有诗见赠次韵奉酬》，第4a页。

谈之欢、交谊之厚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六日华察生日，顾可久有诗赞华察“真能韵不适俗高贤肖”^①。从顾可久诗中可知，华云的“菰川别业”、华察的“嘉遁园”等，皆为当地文人集会的重要场所。

其他如华察《赠安金宪》对社友安如山曾经遭受的诬陷深抱不平，其《题子静弟别墅》对安氏因健康原因逐渐远离吟社表示惋惜^②。华察《赠高南丰》记录其与高应奎之间的交谊：“惟余意气独相投，海内论交称莫逆。学道同窥黄石编，耽奇并买青山宅。把酒停云晓阁寒，挑灯听雨秋堂夕。”^③ 华云亦有诗记述与俞宪、喻义、施渐诸吟社诗友的雅聚与唱和活动^④。

华氏文士在与无锡当地文人的交往中互为熏染，相与启发，通过诗社活动和诗文酬唱，共同创造本土文化。如华察和施渐诗云：“有时枉尺素，片言或起予。闲情弄文翰，应物恒裕如。”^⑤ 赠王懋明诗亦谓：“达人能固穷，朝夕恒晏如。愿言日相过，多闻时起予。”^⑥ 固穷守节，生活恬适，期望常相来往，注重的是心灵的交流与智慧的增量。

三

华氏文士不仅与无锡文人互动频繁，且与江南其他区域文士交往密切，由此融入江南文学群体；他们又与唐宋派和“后七子”领袖人物交谊深厚，由此进入嘉靖文坛前沿，并获得超越区域的影响力。

华氏家族与吴中文士，如“吴中四才子”、陆师道、文彭、彭年、袁褰、袁尊尼、陆燾、皇甫汈兄弟等，都有密切交往。如华夏与祝允明为性命交^⑦，正德九年（1514）四月十二日，华夏携赵荣禄所画《武侯图》访祝允明，请祝以小楷书前后《出师表》于其上^⑧；正德十四年中秋，华云邀唐寅至剑光阁赏月，“诗酒盘桓将浹旬”，请其据《鹤林玉露》“山静日长”一则作图十二幅寄兴，唐寅“点染三阅月始毕”^⑨。嘉靖五年（1526）袁褰、陆燾与华察同举进士，并选为庶吉士，相与问学；袁褰子尊尼为华察门生，嘉靖三十五年序华察《岩居稿》^⑩；嘉靖十二年华察校录累朝《实录》，陆燾寄书华察，表达对史书文体的意见^⑪；陆师道与华察共同品画，切磋诗文^⑫。不过，从现有文献看，无锡华氏与吴中文氏世交最深，文徵明赠华世祯诗即称：“祖孙继好兼三世，道谊相看重百年。”^⑬ 两大家族在文物收藏、书画鉴赏与诗文创作等方面相与切磋，互通有无，酬唱赠答，声应气求，成为江南文学家族间世代交谊的典范。

① 《清溪庄遗集》卷一《答鸿山学士六十言怀谢客致寿作》，第49b页。

② 《岩居稿》卷一《赠安金宪》，第29b—30a页；卷八《题子静弟别墅》，第8b页。

③ 《岩居稿》卷二《赠高南丰》，第1b页。

④ 参见《勾吴集》卷四《雨坐忆俞汝成》、《夏日俞汝成至同施子羽苗子实宴松堂》、《简喻心远先生暨吴汝乘知事竹林集》、《酬心远喻先生和篇》，第2a—5b页。

⑤ 《岩居稿》卷一《和施子羽县斋有述》，第13a页。

⑥ 《岩居稿》卷一《仅初移家湖上有作和韵赠之》，第4a—4b页。

⑦ 参见《无锡金匱县志》卷二二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，第24册，第357页。

⑧ 祝允明小楷《前后出师表》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彩笺本。

⑨ 华云《山静日长图册跋》，安岐《墨缘汇观》卷三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1067册，第325页。

⑩ 参见袁尊尼《重刻〈岩居稿〉后序》，《岩居稿》卷末第3b页。

⑪ 参见陆燾《陆子余集》卷六《与华修撰子潜论修史书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274册，第660页。

⑫ 参见《岩居稿》卷八《题画次陆子传韵》，第8a页。

⑬ 《文徵明集》补辑卷一七《寄华西楼》，下册，第1035页。

华麟祥爱好书法，与文徵明过从甚密。文氏曾为其父华良用撰《梅里华氏九里泾新阡之碑》文^①，华云常请文徵明为所藏名画题诗，两人多有唱和。华云真休园匾额“真休”二字，乃文氏所书。《文徵明集》载有与华云交游赠答诗十余首。徵明子文彭与华云有诗唱酬^②，亦见两家通世之好。

华察与吴中文氏交谊亦厚。文徵明作《鸿山草堂记》，推崇华察隐德^③；文彭《雨后山行次华学士子潜韵》记录与华察山行赋诗之雅趣^④。华察《山中和文寿承韵二首》云“安能向城市，终日劳神形”，《雨后山中陪文寿承书碑和李户部韵》云“与君同卧此，永谢区中缘”^⑤，表达与文彭的共同志趣；《文寿承见过有作次韵酬之》云“独有离居伤岁晏，思君清夜未能休”^⑥，更见二人交情深挚。

华夏“真赏斋”藏书丰富，文徵明屡屡借阅碑帖，且为之鉴定文物、作书画、题序跋。如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五月，文徵明为华夏鉴定《淳化祖石刻法帖》，并书跋^⑦；嘉靖九年（1530），徵明子文嘉偶于鬻书人处获见三卷《淳化祖石刻法帖》，亟报华夏以重金购得，并为其书跋^⑧。嘉靖二十八年、三十六年，文徵明两度为华夏作《真赏斋图》^⑨。

华世祯（1482—1566），字善卿，号西楼，少从王鏊学经，雅韵流播吴闾，有《西楼遗稿》。文徵明称与华世祯交往，“茆角周旋到白颠，一回见面一欣然”^⑩，又有多首诗作相赠^⑪。

华金少与文徵明同门学《易》，及官京师，又同朝相好。文徵明归老长洲不久，华金亦自山东按察使副使解任家居。文徵明自谓与华金“心孚情契，相知为深”^⑫，并为华金撰墓志铭^⑬。在《文徵明集》中，《华尚古小传》、《有明华都事碑》、《明赠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华公碑》、《华府君墓志铭》^⑭ 分别为华琨、华麟祥、华基、华钦而作，足见文徵明与无锡华氏家族广有交情。

近期，无锡博物院在新征集的华氏家族文物中，发现此前未见于著录的文物多件，其中有文氏与华氏信札册，纸本，十九开，册中有文徵明信札八通十开，包括致华泮七通，致华云一通。另有文彭信札三通六开，其中一通致华世祯，两通致华夏。书信内容显示，华、文两家关系极为深厚^⑮。

华氏文士与吴中文人交往，必然影响到文学创作。王世贞在《华补庵先生诗集序》中，就特别指出与吴中名士的交往给华云诗风带来的重要影响：

无锡与吾郡比壤，郡故饶名士大夫，若文徵仲父子、祝希哲、陈复甫、许元复、陆叔平、彭孔嘉、周公瑕、袁鲁望之属，有屈年而与先交者，有屈先生年而与交者，下上扬扈，无时不过从

① 《文徵明集》卷三五《梅里华氏九里泾新阡之碑》，上册，第787页。

② 参见文彭《文氏五家集》卷七《送华从龙会试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382册，第492页；《勾吴集》卷五《题文寿承兰竹》，第6b页。

③ 《华氏传芳续集》卷一七《鸿山草堂记》，《无锡文库》（第3辑），第242页。

④ 参见《文氏五家集》卷七《雨后山行次华学士子潜韵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382册，第511页。

⑤ 《岩居稿》卷三《山中和文寿承韵二首》、《雨后山中陪文寿承书碑和李户部韵》，第26b—27b页。

⑥ 《岩居稿》卷四《文寿承见过有作次韵酬之》，第1b页。

⑦ 《文徵明集》补辑卷二二《跋华氏淳化祖石刻法帖六卷》，下册，第1314页。

⑧ 《文徵明集》补辑卷二三《跋华氏续收淳化祖石刻法帖三卷》，下册，第1330页。

⑨ 文徵明《真赏斋图卷》二幅，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⑩ 《文徵明集》补辑卷一七《寄华西楼》，下册，第1035页。

⑪ 参见《文徵明集》补辑卷一七《祝华西楼七十》、《善卿病起过叙赋赠》、《寄西楼》、《寄华善卿》，下册，第1035、1041、1143页。

⑫ 文徵明《明故山东按察司副使华公墓志铭》，《华氏传芳续集》卷一七，《无锡文库》（第3辑），第230页。

⑬ 参见《文徵明集》补辑卷三一《中顺大夫嵩峰华公志略》，下册，第1563页。

⑭ 《文徵明集》卷二七《华尚古小传》，上册，第643页；补辑卷三二《有明华都事碑》，下册，第1577—1578页；补辑卷三二《明赠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华公碑》，下册，第1575页；补辑卷三一《华府君墓志铭》，下册，第1555页。

⑮ 参见蔡卫东、盛诗澜《无锡博物院新征集华氏家族文物综述》，《书法》2013年第5期。

先生。……先生之诗得之文氏诸君子为多，故不欲剽刻钩索以崇其格而极其变，然大要和平有蕴藉，语必实际，蔼然盛世之遗响也。^①

无锡与苏州乃比邻郡邑，华云与吴中名士多有交往。在王世贞看来，华云之诗多得益于文氏诸君子。

嘉靖前期，“前七子”盛极而衰，唐顺之、王慎中等“唐宋派”作家虽以文相召，亦热衷作诗，影响颇大；嘉靖中叶后，以王世贞、李攀龙为首的“后七子”重续师古余绪，依然成为诗坛主流。以华察、华云等为代表的无锡华氏文士，和嘉靖文坛诸领袖人物关系密切甚且特殊。

唐顺之与华察曾为同僚。嘉靖十二年（1533）七月，唐顺之为翰林院编修；十月，华察任修撰；次年，华察与唐顺之、陈束等充经筵展书官、校录官，共同校录累朝《实录》^②。数年间，华察与唐顺之、高叔嗣、江以达、任瀚、熊过、皇甫涪、皇甫汸诸名士相与谈论文艺，诗酒唱和^③。今无锡博物院存有唐顺之赠华察草书七言诗轴，题为《送华鸿山殿读先生省觐还吴》，共四十二行。诗歌抒写华察念亲心切、上书请归的经过，想象华察到家后阖家欢乐的场景，分享着华察回乡省亲的喜悦^④。华云同年进士万士和称，唐顺之素与华云交厚，华云捐田千亩以贍族人，唐顺之作《华氏义田记》、《与郎中补庵》，盛赞其义举^⑤。华云有《荆溪舟次寄荆川太史》诗表达对故人的真切思念^⑥，唐顺之《答华补庵》书向华云流露出深沉的落寞情怀^⑦。华钥与唐顺之曾共事兵部。唐顺之序华钥《水西集》，对其才能和为人所作描述，堪称知己。其文云：“盖君为人劲挺有精力，其志甚锐，而用心最苦。其试于世，则欲以才具功名自振；即使枯槁山泽，亦欲自托于经术以蘄于后世有知我者。”^⑧

“唐宋派”另一领袖王慎中与华氏文士亦有深交。《明史》载：慎中任职户部和礼部时，四方名士如唐顺之、华察等咸在部曹，“慎中与之讲习，学大进”^⑨。慎中弟惟中亦称：王慎中改礼部司曹，与华察、唐顺之等相交，“数公才学文章之美，以道谊义气相莫逆，而先生尤为诸公所引重”^⑩。华察母去世，王慎中作传述其功德^⑪。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），王慎中作《〈岩居稿〉序》，赞华察诗“意象之超越，音奏之凄清，不受垢氛而独契溟滓”^⑫；随后寄《与华鸿山》，向华察致以感激之情，以为华察文风之“雅”启发了自己的序文^⑬。慎中与华云亦交厚，如嘉靖三十一年，华云为慎中《王遵岩家居集》作序^⑭；嘉靖三十六年，华云七十寿辰，王慎中作《寄寿华补庵十韵》^⑮。

“后七子”领袖王世贞与李攀龙皆为华察门生。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），华察擢翰林侍讲学士，与

① 《弇州续稿》卷五四《华补庵先生诗集序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282册，第712页。

② 参见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一六一、一六五，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版，第79册，第3636页。

③ 参见唐鼎元《明唐荆川先生年谱》，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47册，第465页。

④ 唐顺之《送华鸿山殿读先生省觐还吴》，无锡博物院藏。

⑤ 参见万士和《万文恭公摘集》卷一〇《祭华补庵郎中文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集部第109册，第420页。

⑥ 《梁溪诗钞》卷八《荆溪舟次寄荆川太史》，第21b页。

⑦ 唐顺之《唐荆川文集》卷六《答华补庵》，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261册，第22b—24b页。

⑧ 唐顺之《荆川先生文集》卷一一《书〈水西集〉》，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第262册，第45a页。

⑨ 张廷玉等《明史》卷二八七《文苑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1986年版，第10册，第803页。

⑩ 王惟中《河南布政司参政王先生慎中行状》，《国朝献征录》卷九二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530册，第216页。

⑪ 王慎中《邹宜人传》，载《华氏传芳续集》卷一六，《无锡文库》（第3辑），第216页。

⑫ 王慎中《遵岩集》卷九《〈岩居稿〉序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274册，第214页。

⑬ 参见《遵岩集》卷二二《与华鸿山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274册，第529页。

⑭ 华云《王遵岩家居集序》，王慎中《王遵岩家居集》卷首，金山高尚志堂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景印明嘉靖勾吴书院本，第1a—2b页。

⑮ 参见《遵岩集》卷五《寄寿华补庵十韵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274册，第72页。

闵如霖同主南直隶应天乡试,收录王世贞、徐学谟、王叔杲等;次年为侍读学士署院,与门生茅瓚同主会试,收录李攀龙、皇甫濂、吴情、冯有年等。

王世贞既为华察门生,后又与之联姻,与华察交情自非寻常。王世贞《兵后问讯华师学士山居》、《奉寄华学士先生》诗,称赞华察诗文名重、诱掖后学^①。嘉靖四十三年(1564),王世贞女归华叔阳。次年王世贞访华察,有《过华师学士作》云:“海内声名时睥睨,故人文酒日从容。绝怜身似彭宣戇,许醉华堂第几重。”^②华察有诗回赠^③。隆庆二年(1568)华叔阳进士及第,华察鬻田三千亩赈济孤贫,捐田百亩充实役田,王世贞为作《延祥上区华氏役田记》^④,且刻碑于无锡荡口三公祠。华察病逝,王世贞赴吊,为撰碑志、祭文^⑤。华云与王世贞亦有特殊交谊。王世贞父王忬与华云为同年进士。王世贞曾为华云诗集作序,序中回忆,“余弱冠时侍先生坐,见目以小友”^⑥。华云长子华复初与王世贞亦善,王世贞赞其文“枝叶于庐陵眉山,而根柢于濂洛洙泗”,“质古而有合”,“通今而不悖”^⑦。

李攀龙与华云交情亦笃,作诗文赞其有“好士”之风^⑧。徐中行也与华察有交谊,称赞他“摘藻擅一代之式而不屑其艺,奉使却万金之馈而不矜其清,里居兴百世之利而不有其德,抡材得千载之士而不以为明”^⑨。谢榛与华云子复初有交往,称赞复初诗作“气回吴调别,骨变楚骚寒”^⑩。

与华氏交谊契厚且互动频繁的文徵明、唐顺之、王慎中、王世贞、李攀龙等,皆嘉靖文坛一流大家。华氏文士在与他们的诗文讨论与日常酬唱中,互为熏染,共同提高,不仅活跃了文学气氛,亦且生产出众多作品,共同构成嘉靖文坛的活跃力量。而彼此间的特殊交谊,使得华氏文士未因偏处惠山之麓而蜷缩一隅,反而能以其独特的创作个性和不俗的文学成就,平视嘉靖文坛主流。

四

王世贞云:“明之姓,无著于华者,其冠盖贲问遍天下。然独学士公最显贵而又最贤。”^⑪“学士鸿山公,今之最有闻于华者。”^⑫作为明代华氏声望最高的文士,华察显然是研究无锡华氏家族文学成就的最佳观察点。

华察自嘉靖五年(1526)中进士始,至二十四年焚鱼乞归,仕朝几二十载。此后林居惠山之麓,直至终老,历三十年。著述今多散佚,惟《岩居稿》存世。王懋明《重刻〈岩居稿〉原后语》云:

学士鸿山华公初官翰林时,诗秾丽严整,取法初唐。及奉使朝鲜,宦游两都,纪述则又雄浑

① 王世贞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二三、三六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集部第1279册,第287、453页。

② 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三七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第1279册,第474页。

③ 《岩居稿》卷三《王元美见过有作和答》,第33b页。

④ 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七五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第1280册,第272页。

⑤ 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九七《明故翰林院侍读学士、掌南京翰林院事、奉训大夫华公察墓碑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280册,第555页;《弇州续稿》卷一五二《祭华学士文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第1284册,第205页。

⑥ 《弇州续稿》卷五四《华补庵先生诗集序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第1282册,712页。

⑦ 《弇州续稿》卷一五三《祭华明伯广文文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第1284册,第223页。

⑧ 李攀龙著,包敬第标校《沧溟先生集》卷七《寄华从龙比以鱼橘见致》、卷八《答寄华从龙户曹》、卷二八《与华从龙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,第169、213、657页。

⑨ 徐中行《学士鸿山先生像赞》,《岩居稿》卷首,清光绪元年(1875)杨殿奎参校本,第14b页。

⑩ 谢榛著,李庆立校笺《谢榛全集校笺》卷六《答锡山华明伯寄诗,中及卢桷事二首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,第276页。

⑪ 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七七《翰林院侍读学士鸿山华公寿藏记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第1280册,第291页。

⑫ 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七六《华氏先贤像记序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第1280册,第285页。

俊拔，騷騷乎天宝间声律也，今俱载《翰苑稿》。乙巳之岁，焚鱼岩栖，绝志当世，游心元漠，恒坐一室，博观泛览。兴至则探幽跻胜，发为诗歌，壹意冲淡，调出天成，语皆心得。公诗至是，凡三变而造大雅之域矣！^①

在这位同乡诗友看来，随着人生轨迹的变化，华察诗歌分为三个阶段，从“秣雨严整”到“雄浑俊拔”，取法初盛唐格调，与诗坛师古模拟的主流风会相合；至第三阶段“壹意冲淡，调出天成，语皆心得”，方“造大雅之域”，这便是《岩居稿》的独特价值。此间，王慎中家居，曾言及《岩居稿》付梓事，有曰：“孟、韦风格本自难追，而时人学之者鲜，独吾丈之作为有其风，固岩居深诣笃造之功，亦冲情遐思有默契者，而非颦颦模效之所及也。”^②直至隆庆三年（1569），王世贞为七十三岁的华察写《寿藏记》，仍作出这样的评价：

公为诗，故多应制赠送诸什，以宏丽典则称；而自其归，绝不守故武，务汰其色泽而陶洗之，天骨自露，萧淡简远，冲融悠隽，出入彭泽、襄阳间，世所传《岩居稿》是也。^③

王世贞把华察的行迹和诗风简化为仕朝与归田两个阶段，但他对华察归田后诗歌的评价与王懋明、王慎中近似，特别强调诗风出入陶渊明、孟浩然，但绝不因袭前人。

《岩居稿》收诗二百八十二首，为华察四十九岁弃官归田后所作，系本人亲自选定。华察独标雅则的个性，正是《岩居稿》显现的艺术风貌，也是被文坛公认的最大成就。“后七子”之宗臣评华察诗“雅淡有靖节风”^④，徐中行谓“《岩居》古调，神解天成”^⑤；“广五子”之黄佐认为“鸿山之诗，追踪陶、杜，卓然大雅”^⑥；“末五子”之李维桢云“学士五言有陶、韦之致”^⑦；沈德潜称“学士五言，冲淡有陶、韦风”^⑧；他们均推崇《岩居稿》所呈现的“萧淡简远”之趣。

华察“家本素封，罢官里居，修其业而息之，田园第宅，甲于江左”^⑨，殷实的家境，使其心地平和，得以享诗性人生；而崇学重教、爱好艺文的家族传统，又使他“能以才学自显于时，不以财掩其名”^⑩，让他身归故里后也回到了精神上的家园，于坟典涵养志趣，用诗文抒发性情。文徵明《鸿山草堂记》云：华察“及是家居，益斥壤树艺，陂鱼养花，优游以乐，读书缀文，若将终身焉”，是“身朝市而心山林”之“大隐者”^⑪。王慎中则称之“洒然自立于尘埃情累之表”^⑫。华察亦自称“地静心弥远，悠然成隐居”^⑬。这种高蹈的心态，使他不以僥巧容身，不以进退为怀，归隐而不失落，出世而不弃世，并在淳朴的泥土气息中体悟“大道本无为，生民还厥初”^⑭的生命真谛，同时也成就了《岩居稿》的诗歌趣味和独特个性。

华察的诗歌特色和成就，还得益于无锡本土和华氏家族文化的滋养。隆庆首辅李春芳云：“自泰伯

① 王懋明《重刻〈岩居稿〉原后语》，《岩居稿》卷首，清光绪元年（1875）杨殿奎参校本，第10a页。

② 《遵岩集》卷二四《寄华鸿山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274册，第565页。

③ 《弇州四部稿》卷七七《翰林院侍读学士鸿山华公寿藏记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280册，第294页。

④ 宗臣《〈岩居稿〉评语》，《岩居稿》卷首，清光绪元年（1875）杨殿奎参校本，第15b页。

⑤ 《学士鸿山先生像赞》，《岩居稿》卷首，清光绪元年（1875）杨殿奎参校本，第14b页。

⑥ 黄佐《〈岩居稿〉序》，《岩居稿》卷首，第4a页。

⑦ 李维桢《大泌山房集》卷一二《〈华礼部集〉序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集部第150册，第552页。

⑧ 沈德潜、周准《明诗别裁集》卷七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164页。

⑨ 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丁集上，第398页。

⑩ 《邹宜人传》，《华氏传芳续集》卷一六，《无锡文库》（第3辑），第216页。

⑪ 文徵明《鸿山草堂记》，《华氏传芳续集》卷一七，《无锡文库》（第3辑），第242页。

⑫ 《遵岩集》卷九《〈岩居稿〉序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274册，第214页。

⑬ 《岩居稿》卷一《仅初移家湖上以诗寄城中诸友和韵慰赠》，第5b页。

⑭ 《岩居稿》卷一《新秋日读〈庄子〉和仅初韵》，第12a页。

敦让,遁居锡山,而锡之俗不争;孔子设教,其徒三千,而大江以南及门者仅言游一人,固锡产也,是以至今多秉义之士。”^①此言道出无锡人文风习的两大特点:一为“敦让”,二为“秉义”。这是一种刚柔相济、儒道互补的文化个性,给人提供了一种平衡的处世哲学。“锡山四友”和碧山吟社成员即多为贞刚高蹈之士,但他们执操归隐后怡情山水,寄心翰墨,诗风颇为相近。如施渐“大都精雅闲远,绝类王、孟”^②,王问“萧闲疏放,冲然自得”^③,王懋明“清逸不减鸿山”^④。

而华氏家族也吸收了无锡本土的人文养料,普遍具有“萧淡简远”的追求。华察自云:“吾华在江南为望族,代多隐君子。”^⑤他们秉义自持,削籍归乡后毫不沮丧,以全性葆真的心态,于山水田园里恬淡自足,在诗书琴画中悦性怡情。仅以本文开篇所列几大家庭为例略为申说。

华麟祥辞官归田,“崇朴尚简”,“琴鹤图书,稍自闲适”^⑥。其子华云不满严嵩用事,于嘉靖二十九年(1550)自刑部郎中任上乞归,好谈玄,“日优游其中,有古贤达之风”^⑦。其诗风转变,亦在归田之后,“归则寄情益远”,“汲古而式之”^⑧。《菰川作竹居扁曰壶天佳处》堪为代表:“新筑幽栖独凭栏,壶天佳处野云宽。溪南流水窗前入,郭外诸山竹里看。斋舫似涵湘浦绿,洞箫常带雁声寒。年来学道疏林曲,不问人间行路难。”^⑨

华恩自谓:“十里湖山一诗笼,吾家风味本来清。”^⑩其诗多风味清雅之佳作^⑪。其子文钦亦“为诗冲雅”^⑫。孙华启直承前辈遗脉,为刑部主事期间,秉正不阿,救海瑞甚力,请归后绝迹城市,“恬淡真诚,出于天性。名利俱无所为,一以自然行之”^⑬。

华基五世祖华棕韞于洪武朝屡辟孝廉通经,乡邑推举皆坚辞不就;子华钥于“大礼议”中伏阙抗争遭廷杖,后因忤权相汪铉罢官归田。华钥长于五绝,如《遗荫树》:“山深暗清昼,春永密芳萝。林卧空啼鸟,繁荫逸思多。”^⑭清新淡雅,幽然成趣。

祝允明《招隐亭记》称华德为“极治之隐者”^⑮。其子从智述其生活:“疏帘卷雾诗眸豁,短屐行云野兴甘。”“清风竹里闲敲句,白日林间自读书。”^⑯唐顺之读其诗集《余山百咏》后评曰:“其语类古之隐君子,自足于一丘一壑,不干于物者。”^⑰此种趣味亦为其孙华金承续。文徵明称华金乞归后,“益事恬寂,家居二十年,不轻入城府”,“喜读书,至老不怠”,“诗文清丽”^⑱。

① 李春芳《李文定公貽安堂集》卷九《秦从川公墓表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,集部第113册,第263页。

② 《盛明百家诗·前编》卷六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,集部第306册,第369页。

③ 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丁集上,第399页。

④ 王士禛批注王懋明《秋日闲居漫兴》语,《岩居稿》卷三,第12a页。

⑤ 《族叔祖愚坦府君墓志铭》,《华氏传芳续集》卷一五,《无锡文库》(第3辑),第201页。

⑥ 《海月府君宗谱传》,华莘亨《华氏传芳集》卷五,《无锡文库》(第3辑),第374页。

⑦ 毛宪、吴亮《毗陵人品记》卷一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110册,第119页。

⑧ 熊过《南沙先生文集》卷三《华云七十寿序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,集部第91册,第568页。

⑨ 华云《菰川作竹居扁曰壶天佳处》,《华氏传芳集》卷五,《无锡文库》(第3辑),第391页。

⑩ 华恩《和终慕兄扇韵》,《华氏传芳集》卷四,《无锡文库》(第3辑),第367页。

⑪ 如华恩《自适》、《和终慕兄扇韵》、《端午午后独坐偶成》、《和文继兄感怀韵》、《嘉靖丙申元旦自述》,《华氏传芳集》卷四,《无锡文库》(第3辑),第367—368页。

⑫ 华莘亨《鸥亭府君宗谱传》,《华氏传芳集》卷五,《无锡文库》(第3辑),第381页。

⑬ 华莘亨《亚中大夫豫庵府君宗谱传》,《华氏传芳集》卷五,《无锡文库》(第3辑),第401页。

⑭ 华钥《谒孝祖祠五绝句》,《勾吴华氏本书》卷二二,第12a页。

⑮ 祝允明《怀星堂集》卷二八《招隐亭记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第1260册,第754页。

⑯ 华从智《山中即景》、《写怀寄豫斋叔祖》,《华氏传芳集》卷五,《无锡文库》(第3辑),第374页。

⑰ 唐顺之《封户部主事三山华翁墓表》,《华氏传芳续集》卷一六,《无锡文库》(第3辑),第208页。

⑱ 《文徵明集》补辑卷三一《中顺大夫嵩峰华公志略》,下册,第1563页。

可见,华察归田后的人生志趣及诗歌风格,不仅于无锡本土多有同道,且在华氏家族中具有一定普遍性。以他为代表的华氏文士与嘉靖文坛的关系也就显而易见了。首先,嘉靖时华氏文士的文学活动,不仅呈现出家族文人群体的壮观规模,且形成与无锡、吴中乃至全国范围著名文士的圈属关系,致使他们成为嘉靖文坛的有机组成部分。其次,作为华氏家族文士最突出的代表,华察的文学新变及其艺术个性在嘉靖文坛中有着重要的地位。胡应麟《诗薮》对嘉靖诗坛作出这样的概括:

嘉靖初为初唐者,唐应德、袁永之、屠文升、王汝化、任少海、陈约之、田叔禾等;为中唐者,皇甫子安、华子潜、吴纯叔、陈鸣野、施子羽、蔡子木,俱有集行世。就中古诗冲淡当首推子潜,律体精严必推应德。^①

弘治、正德间前七子极盛之后,至嘉靖初年诗坛出现新变迹象,学六朝、初唐、中唐等,不一而足,各领风骚^②。胡应麟认为华察诗的最大成就在古体,诗风“冲淡”,近韦应物、柳宗元,故被归入中唐派。这就突破了“前七子”古体必汉魏的诗学范式^③,且在嘉靖文坛首屈一指。

在自清至近代学者的评述中,正是上述成就奠定了华察在嘉靖文坛乃至明代文学中的地位。王士禛据嘉靖四十三年(1564)王其勤刻本对《岩居稿》加以批点,对华察等作出这样的历史定位:

弘、嘉之间,作者云兴,大抵前则以空同、大复为宗,后则以沧溟、弇州为鹄。人但言汤义仍、徐文长不肯依傍篱壁,顾不知前乎此有苏门、鸿山、皇甫兄弟共扇清风,独标雅则,不与世俗浮沉也。^④

在师古派极盛之时,华察和高叔嗣、皇甫汈兄弟不逐流俗,不傍篱壁,共标清雅,独树新帜,实为汤显祖、徐渭独抒性情之先倡。陈田《明诗纪事》亦云:“前后七子执盟骚坛,海内附和,翕翕成风。余采升庵、苏门、君采、稚钦、鸿山、梦山、子安、少玄数君子诗,次于李、何之后,王、李之前,别为一集,以见豪杰能自树立者类,不随风会为转移也。”^⑤陈田选诗,特别突出华察等人在前后七子之间自树门楣别开风会的卓犖风仪。直至近代,吴梅《中国文学史(自唐迄清)》讲义指出:“其于词坛别树一帜者,若杨用修之华丽,薛君采之雅正,华察、高叔嗣、皇甫四杰之冲澹(澹)高古,于时俗规模少陵以外,或学韦、柳,或宗谢、陶。”^⑥钱基博《中国文学史》亦称:“杨慎以意度秾丽,冠绝当代;而祥符高叔嗣字子业、无锡华察字子潜、长洲皇甫冲字子浚,又以造诣古澹,骖驾一时。”^⑦对华察等人诗歌风格和文学地位的评价,基本延续了明清诸大家的意见。

综上所述,无锡华氏文士,正是在家族内部的人文熏陶与相互磨砺中习得家世传统,在与无锡地方、江南区域文士的密切往来中接受地方经验,在与嘉靖文坛重要作家的交流唱和中提升技艺并自树新帜。这不仅构成活跃的文学互动景观,生产出内容丰富、风格多样的文学作品,成为明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,而且通过彼此的切磋和濡染,学习与借鉴,提高了明代嘉靖文坛的艺术水准。

[作者简介] 查清华,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。出版过专著《明代唐诗接受史》等。

(责任编辑 马 昕)

① 胡应麟《诗薮》续编卷二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,第363页。

② 参见拙著《明代唐诗接受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,第92—107页。

③ 参见拙文《明代格调论诗学的范型文本》,《江海学刊》2001年第5期。

④ 王士禛《〈岩居稿〉识语》,《岩居稿》卷首加页。

⑤ 陈田《明诗纪事》戊签卷一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,第3册,第1399页。

⑥ 陈平原《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,第554页。

⑦ 钱基博《中国文学史》,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,第733页。